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醫界鏡 第十八回 論醫學中西一貫 續良緣桑梓同賦

卻說娉媽聽得吳生談了兩件故事，聽得眉飛色舞，又問道：「中西優劣究竟如何？」吳生道：「有誇西學之長於華者，有矜華學之長於西者，有謂華長於內而西長於外者。西醫診視之法，日出不窮，用聽法以知其心肺之病，華人未習其法也。『用器以測肺之容氣多少，定人強弱，華人未有其器也。用化學之法以分溺中之各質，華人習化學者甚少也。切脈則有器有表，行臥坐立，遲速自異，問病則有常有變，真情詭語，細察即明。』

「而華人但用一息，以定脈之至數也。而且腦筋血管，確有把握，非若中醫之徒講陰陽五行生剋，為空虛之談也，此誇西學之長者也。然而中國之醫，由來者遠，神農嘗百草之味，伊尹著湯液之經，上溯軒岐，經備靈素，載稽周禮，醫屬天官。秦越人張長沙、皇甫謐、孫思邈導其源而始顯，張潔古、劉河間、王海藏、李東垣暢其流而益明。蓋歷四千餘年而後鴻術通乎神明，靈機出之妙悟，人得習諸乎明堂甲乙，玉冊元球，博通乎三部九候、五運六氣，所以歸諸平淡，不尚新奇也。西醫乃不然，筋則但主乎腦筋，不知有十二經絡之異，病則統名為炎症，不知有表裡上下之殊；脈則僅辨其至數，不明乎結代攸殊，脈病相反之理，況乎南北殊體，中西異宜。西人徒執其一定之方，以治中國弱質萬殊之病，無怪其能殺生人，而不能起死人也。

「此矜中醫之長者也。內科有傷寒，有雜症，華人治之，明標本，依經絡，病情千變，藥品攸殊，雖有成方，而隨時加減，所以危者漸平，重者漸輕。輕者即愈也。西醫治之，一藥不效，加多其服，以致輕者重，重者死，往往有之。惟外科如癰疽諸毒，金刀等傷以及跌打贅疣之屬，西醫按病施治，利其器，敷其藥，計日可厚，是其所長，而非華人所及也。蓋外科之藥，貴乎多，尤貴乎精，華人之丸散膏丹，不能多備，不若西人之藥水霜酒，煉之最精也。此調中醫長於內西醫長於外者也。竊嘗平心論之，中西醫理，各有所長，以內外言，中長於內，西長於外，外科諸病，有形可睹，內科之症，無形可察也。以內科言，中人長於傷寒，西人長於雜症，雜症之病勢一定，可以一定之方治，傷寒之傳變無定，則必攻補溫涼，加減進退，藥亦無定，乃可以治也。且華人之藥多平和，西醫之藥多猛烈，則是治膏粱之體，華醫所長；而治藜藿之軀，西人所長。何則？膏粱之體，攻伐難勝，必致變端之百出；藜藿之軀，病邪一去，精神漸可以復元也。抑纏綿久疾，中醫所長，危急暴病，西醫所長也。

「久病宜和劑，王道不貴乎近功，新病當急攻，金石可期其速愈。是中西醫理，各有所長也。凡服西醫之藥者，宜少不宜多，可暫不可久，毒烈傷腸胃，輕淺不急之病，多服輒至於暴亡。金石多燥烈，陰虛內熱之人，久服必貽夫大患。西人食牛羊，嗜火酒，非華人所可比，故大黃、黃連彼以為補劑，吾以為瀉藥也。中國輕粉，吾以為劫劑，彼以為力薄也。硫磺等強水，吾視為毒藥，彼則為常用之藥也。蒲公英同也，彼以為性輕功小，吾以為消散乳癰之神藥。苦杏仁同也，吾以為止咳下氣，彼以為毒藥，而食之或死，則又不同。中西醫藥不可強同者如此，其同者，岐伯之言曰：無盛盛，無虛虛，西醫加命之言曰：治病之端，不外二事，一日補虛，二日去積，其理可以相通也。

「又若牛痘之可以免痘，金雞那之可以治瘧，西法之行於中國者，惟此為最驗。然金雞那治瘧，亦是霸道硬截之法，俗談所謂將賊關在戶內，終久發作，輕瘧初服而愈，似為有功，然再發即不可齟假使再發再服，三發三服，必至由小症而變成三陰大瘧，不死不休，我見實多矣，惟先服去邪之藥，瘧如不止，稍用金雞那截止，亦可，然果解散得法，瘧亦未有不癒者也。而血瘤為絕症，則中西各法，皆不能治焉，是論醫理，而中西之異同可見也。人之言曰：西人割瘤等法，雖可速愈，而不出三年，必患他病以死，此或愈後失調，起居不慎之所致，未可全歸咎於醫。然病有不可速愈者，且有不可治癒者，不明乎此勢，必使血氣大虧，而遭人夭禮。請援二事以為證：昔徐文伯之治范雲也，謂之曰：緩之一月，乃復。欲速，正恐二年不可復救。雲不信，乃以火劫汗，病雖即起，二年竟死。錢鏐老年一目失明，求中朝胡姓醫治，曰：『可無療，此當延五七年壽，若決膜去障，即復舊，但虛報福耳。』趙願治之，乃為療之復故，醫歸鏐卒。觀此二事，一則不可速愈而期其速，一則不可治癒而求其愈。不知速其愈者，適以促之死也。西醫善用利器，施毒藥，以奏速效，其長在此，其失亦在此。故華醫之失，在於不能治病，因循坐誤；西醫之失，一有不當，則禍不旋踵，其不盡得手者，端由於此。但西人醫學，在二百年前，法猶未善，十人之中當死其四，今則十餘人而死一焉，則將來之漸臻盡善，未可知也。至於剖視臟腑，中國古亦有之，人所易知，茲不具論。苟能採取西法，洞明全體，習化學而明西藥，知其然且明其所以然，官為考取，設局施醫，從此精益求精，將至千萬全不難也。彼夫實實虛虛，夭人天年者，中西皆有之，乃庸工非上工也，不足齒數。」

娉媽聽得吳生暢論中西醫學，口如懸河，滔滔不窮，真是聞所未聞，教朱櫻進去搬了佳餚美酒，兩人對酌，又各彈了一闋琴，然後安寐。

自此兩人，不是書房講論今古，便是閨房相悅，真個如連理之柯，比翼之鳥。光陰荏苒，夏去秋來。又到桂花香時，浙省舉行鄉試，生以監生入圍，三場圓滿，做得極其愜意，謄出與娉媽看過，娉媽大賞贊，說是一定高中的。豈料樂極悲來，生於出圍第二日，接到家信，蕭夫人於七月中旬患病被重。生得了母親病信，涕灑滂流，娉媽知得，彼此歎歎。莫夫人催生速歸，即備辦行裝，明早送生啟行。娉媽私下淚落如雨，夜間等夫人睡著，私出別生，相視對泣，娉媽道：「正爾歡娛，不期老夫人患病，哥哥遠別，天乎人乎？何迫人若是之速乎？」生替娉媽拭淚安慰道：「找母親係是老病，每到秋天要發的，諒無妨礙，我暫且回去，兩三月間，再來相會，你且寬心，努力加餐，勿為無益之悲傷，反損傾城之美貌。」娉媽掩面哭道：「哥哥路上保重，早早到家，有便再來，勿要一去不返，妾醜陋之身，乃哥哥所有，倘念微情，不我遐棄，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。」

乃向生再拜道：「只此就與哥哥相別。明朝不能出來矣。」說罷，嗚嗚咽咽的歸房。生亦肝腸寸斷，兩目含淚，望娉媽向後而去，一夜不曾合眼。明早娉媽又差福娘來，送上鴉青紵絲鞋一雙，吳綾線襪一副，信一封，寫道：「薄命妾娉媽再拜白雲翥哥哥尊前，娉媽命，不得侍奉左右為久計，今當遠別，無可相贈，手制粗鞋一雙，綾抹一副，聊表微意。庶幾步武所至，猶妾之在足下也。悠悠心事，書不盡言。臨楮涕淚，不知所云。」

生讀罷，惟墜淚而已，遂鎖於書箱內，吃過早飯，拜辭莫夫人，帶了吳福，攜了行裝，坐轎出武林門，到拱宸橋邊，搭輪到上海，從上海搭長江輪船，到宜昌，以後水路乘船，陸路坐車，凡途中風晨月夕，水色山光，睹景懷人，只增悲惋。及到得家中，幸喜蕭夫人病已全愈，早已得過杭州電報，中了解元。

原來九月中旬浙闈榜發，生中解元，報到莫夫人處，夫人與娉媽歡喜無限，即日打電報到吳生家中，時生尚在路中也，到家之後，生得兩件喜事，辦了兩目賀酒。又忙了幾天，正是十月下旬，因要到浙江拜房師業師，在杭盤桓月餘，好到北京會試，即辭了母親，仍帶吳福，依舊到了上海，再從上海到杭州，因路上稍有耽擱，已是正月初時候到杭，先至賈宅，整肅衣冠，來拜莫夫人。夫人見生來，喜溢於面，先向生致賀道：「且喜郎君金榜題名，冠冕群英，明春青雲直上，三元及第，可預下也，當拭目俟之。」生謝道：「末學荒疏，謬登首選，抱愧多矣。自別門下，倏逾四月，令女賢郎，俱皆安否？不揣冒昧，輒敢請見，以慰下懷。」夫人道：「麟兒讀書郡學，半月一回，娉媽在家，當使出來拜賀郎君。」遂教秋蟾喚娉媽出來，少頃，娉媽出，流盼生風，悲喜交集，說了一聲：「賀哥哥大喜。」覺得胸中有乾言萬語，一句也說不出來，惟侍立夫人座右，偷眼視生而已。夫人教拿酒肴，擺在內堂，聊當洗塵賀喜。入席坐定，夫人先舉杯賀生。生拜飲之。夫人向娉媽道：「郎君高第，你也資一杯。」娉媽即起，拿杯斟酒賀生，生亦接飲過，還斟一杯勸娉媽，大家高興，飲到盡次而要。生退就東廂臥房，但見風物依然，一榻如故，因賦律詩一首，題於壁間道：自別仙家四月餘，竹窗幽戶尚如初。梁懸徐孺前時榻，壁寫劉郎去後詩。花柳漫為新態度，江山不改舊規模。未知當日桓公幕，還有風流此客無。

次日生整頓冠裳，備了贊敬門生帖，去拜過房師及何先生，歸來到莫夫人處問安。夫人恐生房內器物不備，或少人使便，乃與媵同到東廂，及到了房內，只見一切器用什物，無一不備，蓋媵早已整齊完備，而夫人不知也。看見壁上的新詩，讀了數遍，贊賞不絕口，向好道：「才子才子，女兒你尚未見過即君的大作，即此可見一斑矣。」媵心裡暗笑，見母親重贊，愈加敬愛，由是傾情注意，夜在晨回。

那日生到房師處赴席，閱邸抄，知皇上因遇事變，今年會試暫停，到明年舉行，生得知此信，歸與媵說知，大家歡喜。

自此兩人因為日正長，來往亦較稀疏，生日在書房用功。一日春鴻與蘭荅兩人在清凝閣前閒坐，分食鳳餅香茶，媵偶然走過看見，私下想道：「這茶惟夫人處有之，自己曾拿數塊與生，必是生與二人私通，給他的。」因責問二人來歷，二人不敢隱瞞，說是吳少爺與我的，媵大恨，頓起妒忌之念，乃尋二人別事，告訴夫人，二人皆受鞭撻，懷恨在心，謀算洩露他的私情。

一日媵與生在後園池上，重陰亭前弈棋，二人看見，急到夫人處說道：「後園荷地中開的荷花有一花並蒂，一紅一白，已開了一日，請太太速往觀之，遲則要謝了。」夫人歡喜道：「這是祥瑞之兆也。」即同二人到園中來。生與媵那裡防備，正在高興拍手大笑道：「雲華姐又輸一局了，快拿金釧解下來。」

話猶未畢，忽然風吹落敗桃一枝，墜在局中，媵驚起，舉目一看，遠遠見夫人同了二人前來，情知其故，急以目向生示意，使避入天棘洞去。

正是：偽游雲夢來擒信，幸有桃源好避秦。再聽下回分解。